# 宋史/卷29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九 ◄

宋史
卷二百九十 列傳第四十八

► 卷二百九十一

曹利用

曹利用，字用之，趙州寧晉人。父諫，擢明經第，仕至右補闕，以武略改崇儀使。利用少喜談辯，慷慨有志操。諫卒，補殿前承旨，改右班殿直，遷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。

景德元年，契丹寇河北，真宗幸澶州，射殺契丹大將撻覽，契丹欲收兵去，使王繼忠議和，擇可使契丹者。利用適奏事行在，樞密院以利用應選，帝曰：「此重事也，毋輕用人。」明日，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，遂授閤門祗候、崇儀副使，奉書詣契丹軍。帝語利用曰：「契丹南來，不求地則邀賂爾。關南地歸中國已久，不可許；漢以玉帛賜單于，有故事。」利用憤契丹，色不平，對曰：「彼若妄有所求，臣不敢生還。」帝壯其言。

利用馳至軍中，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，車軛設橫板，布食器，召與飲食，其從臣重行坐。飲食畢，果議關南地，利用拒之。遣其臣韓杞來報命，利用再使契丹。契丹母曰：「晉德我，畀我關南地，周世宗取之，今宜還我。」利用曰：「晉人以地畀契丹，周人取之，我朝不知也。若歲求金帛以佐軍，尚不知帝意可否，割地之請，利用不敢以聞。」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：「我引眾以來，圖復故地。若止得金帛歸，則愧吾國人矣。」利用曰：「子盍為契丹熟計，使契丹用子言，恐連兵結釁，不得而息，非國利也。」契丹度不可屈，和議遂定，利用奉約書以歸。擢東上閤門使、忠州刺史，賜第京師。契丹遣使來聘，遂命利用迎勞之。

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，軍校乘眾怨，殺永規叛，陷柳城縣，圍象州，分兵掠廣州，嶺南騷動。帝謂輔臣曰：「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，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，以起邊釁，今果然。曹利用曉方略，盡心於事，其以為廣南安撫使。」利用至嶺外，遇賊武仙縣。賊持健標，蒙采盾，衣甲堅利，鋒鏑不能入。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，遂斬首以徇。嶺南平，遷引進使。歷客省使、嘉州防禦使，出為鄜延路總管。大中祥符七年，拜樞密副使，加宣徽北院使、同知院事，進知院事，遂拜樞密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利用在位既久，頗恃功。天禧二年，輔臣丁謂、李迪爭論帝前，迪斥謂奸邪，因言利用與之為朋黨。利用曰：「以片文遇主，臣不如迪；捐軀以入不測之虜，迪不逮臣也。」迪坐是免，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為會靈觀使，進尚書右僕射。

乾興初，加左僕射兼侍中、武寧軍節度使、景靈宮使，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。契丹使者蕭從順桀驁，稱疾留館下，不時發。朝廷遣使問勞，相望於道。利用請一切罷之，從順乃引去。

加司空。舊制，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、尚書令，猶班宰相下。乾興中，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，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，時重宮觀使，詔利用班曾上，議者非之。未幾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、玉清昭應宮使，將告謝，而利用猶欲班曾上，閤門不敢裁。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，遣押班趣班，閤門惶懼莫知所出，曾抗聲目吏曰：「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。」班既定，而利用怏怏不平。帝使同列慰曉之，仍詔宰臣、樞密使序班如故事，而利用益驕，尚居次相張知白上。尋召張旻於河陽，為樞密使，利用疑代己，始悔懼焉。

初，章獻太后臨朝，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，而利用以勳舊自居，不恤也。凡內降恩，力持不予，左右多怨，太后亦嚴憚利用，稱曰侍中而不名。利用奏事簾前，或以指爪擊帶鞢，左右指以示太后曰：「利用在先帝時，何敢爾邪？」太后頷之。利用奏抑內降恩難屢卻，亦有不得已從之者。人揣知之，或紿太后曰：「蒙恩得內降輒不從，今利用家媼陰諾臣請，其必可得矣。」下之而驗，太后始疑其私，頗銜怒。

內侍羅崇勳得罪，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，利用去崇勳冠幘，詬斥良久，崇勳恨之。會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，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。奏上，崇勳請往按治，遂窮探其獄。汭坐被酒衣黃衣，令人呼萬歲，杖死。初，汭事起，即罷利用樞密使，加兼侍中判鄧州。及汭誅，謫左千牛衛將軍、知隨州。又坐私貸景靈宮錢，貶崇信軍節度副使，房州安置，命內侍楊懷敏護送；諸子各奪二官，沒所賜第，籍其貲，黜親屬十餘人。宦

者多惡利用，行至襄陽驛，懷敏不肯前，以語逼之，利用素剛，遂投繯而絕，以暴卒聞。

後其家請居鄧州，帝惻然許之，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。明道二年，追復節度兼侍中，後贈太傅，還諸子官，賜謚襄悼，命學士趙概作神道碑，帝為篆其額曰「旌功之碑」，詔歸所沒舊產。

利用性悍梗少通，力裁僥幸，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，故及於禍。然在朝廷忠藎有守，始終不為屈，死非其罪，天下冤之。

孫繼鄴 〈附〉

孫繼鄴，字元嗣，其先金陵人。祖謙，事李昇為長劍都指揮使，南伐閩，援兵不至，戰死。父承睿時為小校，憤將兵者不如期，致其父沒，乃刺殺之，亡去，轉徙淮、楚間。久之，入京師，以策上太宗，授左班殿直，終左藏庫使。

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涔陽酒稅。會宜州陳進反，曹利用辟以自隨，為前驅，破賊於象州大烏嶺。以功遷左侍禁、端州兵馬監押。徙秦州永寧砦，總徒城洛門，改西頭供奉官。晁迥薦為閤門祗候，上御戎策十數事。又用曹瑋薦，為鄜延路兵馬都監，徙知環州，累遷崇儀副使。會修築洪德砦，與總兵者論事不協，絀為冀州兵馬都監，起知保安軍，徙涇州。使契丹。

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，繼鄴惡其權盛，陰知利用將有禍，數以疾辭，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。利用貶，復為崇儀副使，遷供備庫使、知石州，徙保州，領恩州刺史、知雄州。累遷西上閤門使，擢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端州防禦使。出為環慶路副都總管，道改涇原路，兼知渭州。建言：「蕭關故道，前控大川，善水草，賊騎所從出也。誠得屬羌，與奉賜，且羈其酋領，使為藩籬，則可無西顧憂矣。」為步軍都虞候，徙真定路，卒。

張耆

張耆，字元弼，開封人。年十一，給事真宗藩邸，及即位，授西頭供奉官。嘗與石知顯侍射苑中，連發中的，擢供備庫副使、帶御器械。

咸平中，契丹犯邊，以功遷南作坊使、昭州刺史、天雄軍兵馬鈐轄。邊兵未解，徙鎮州

行營鈐轄，又徙定州。契丹圍望都，耆與諸將從間道往援，比至，城已陷矣。耆與敵戰，身被數創，殺契丹梟將。遲明復戰，而王繼忠為契丹所執。耆還，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，請大舉討之，及上興師出境之日。帝以問輔臣，以為不可。遷昭州團練使、幷代州鈐轄。明年，契丹兵復入，旁欲親征，耆奏邊事十餘條，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。召還，入對，帝曰：「卿嘗請北伐，契丹入塞，與卿所請興師之日同，悔不用卿策。今領守澶州而未得人，如何？」耆請行。帝喜，命為駕前西面鈐轄，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。耆馳騎往，改東面排陣鈐轄。

事平，會曹州趙諫告耆受金，為人求薦禮部，貶供備庫使、潞州都監。久之，事稍辨，復官管勾皇城司。帝以耆歷河東，稔邊事，召耆至宣和閣，問地里險易狀。耆因言：「雲、應、蔚、朔四郡，間遣人以文移至幷、代間，非覘邊虛實，即欲熟道路。宜密諭代州，使自雲、應、蔚至者由大石谷入，自朔至者由土墱入，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。」景德罷兵，耆與曹璨、李神祐、岑保正閱軍籍，請汰罷癃者。遷英州防禦使、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。

從帝東封，遷絳州防禦使、殿前都虞候。時建玉清宮，耆奏疏謂殫國財力，非所以承天意。遷相州觀察使、馬軍副都指揮使。從祀汾陰，授威塞軍節度使，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。罷，判河陽。丁父母憂，起復，徙武寧軍節度使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判陳州。累遷鎮安軍、淮南節度使、判壽州。遣中書舍人張師德就賜告敕。尋召為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、會靈觀使。

先名旻，至是表改名耆。加尚書左僕射，歷河陽、泰寧、山南東道、昭德軍節度使，進兼侍中，封鄧國公。章獻太后崩，以左僕射、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，移襄、鄧、孟、許、陳、壽六州，封徐國公。

耆為人重密，有智數，真宗在東宮，嘗命授以《論語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後又賜《宸戒》二十條及《聖政記》、《冊府元龜》，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，言象緯輒中。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，耆事之甚謹。及太后預政，寵遇最厚，賜第尚書省西，凡七百楹，安佚富盛逾四十年。家居為曲闌，積百貨其中，與群婢相貿易。有病者親為診切，以藥儥之，欲錢不出也。所歷藩鎮，人頗以為擾。然御諸子嚴，日一見之，即出就外舍，論者亦以此多之。以太子太師致仕，卒，贈太師兼侍中，謚榮僖。

子二十四人。得一，慶曆中守貝州，妖人王則作亂，不能死，又與之草禮儀，伏誅；可

一，坐與群婢賊殺其妻，棄市；利一，團練使；誠一，客省使、樞密都承旨。

子 希一

希一，字簡翁，以父耆蔭，累官引進使，在知冀、邢等九州。貝州叛，希一先引兵至，得其水門。猶絓兄得一累，監洪州鹽。復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。請徙邊兵內地以寬糴費，每州歲為市平以糴邊穀，使人不能高下其價；戍卒之孥給糧，先軍士一日，使其家為伍保，坐以逃亡之累，皆著為法。徙成都利州路鈐轄、真定府路總管。

累使遼及館客，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、及役白溝兩屬民為言。希一曰：「界河之禁，起於大國統和年，今文移尚存。白溝本輸中國田租，我太宗特除之，自是大國侵牟立稅，故名兩屬，惡有中國不役之理？」遼人詞塞。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，卒。弟利一。

子 利一

利一，字和叔。以蔭補供奉官、光州都監。提點京東、淮南刑獄，知莫、冀二州，為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舍人、知廣信軍。

諜告遼人宋元寇邊，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，元率眾遁去。徙知保州、雄州，累遷西上閤門使、嘉州團練使。遼人刺兩屬民為兵，民不堪其辱，利一綏來之。有大姓舉族南徙，慕而來者至二萬。利一發稟振恤，且移詰涿州，自是不敢復刺。

巡檢趙用有罪，坐不察舉，改衛州鈐轄。久之，為定州路鈐轄，進馬步軍總管，徙真定、大名府路。歷知代、滄、澶、鄭、相州，終雄州團練使。

楊崇勳

楊崇勳，字寶臣，薊州人。祖守斌，事太祖為龍捷指揮使。父全美，事太宗為殿前指揮使。崇勳以父蔭為東西班承旨，事真宗於東宮。帝嘗曰：「“ 聞若嗜學，吾授若書。」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。真宗即位，遷左侍禁、西頭供奉官、寄班祗候。

雷有終討王均，崇勳承受公事，以奏捷擢內殿崇班。累遷西上閤門使、群牧都監，改副

使，以左衛大將軍、恩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，尋提舉樞密諸房、通進銀臺司事。以英州防禦使為馬軍都虞候、並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，留為客省使、領群牧使。

真宗久不豫，寇準罷。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奉帝為太上皇，傳位太子，復相準。嘗以謀訪崇勳，崇勳以變告。丁謂得其辭，夜造曹利用，共議發之。翌日，誅懷政，擢崇勳鄧州觀察使，不拜，乃以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，復兼群牧使。初，群牧置使皆以文臣領之，崇勳曰：「馬者戰備，雖無事，可去邪？」

仁宗即位，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，授殿前都虞候、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、知定州，歷馬軍副都指揮使、殿前都指揮使、振武軍節度使，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。宮中火，為修葺副使。又歷鎮南、定武軍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

章獻與仁宗言，先帝最稱崇勳質信，可任大事，乃進樞密使。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冊，退而立班奉慰，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，日中期不至。御史中丞范諷劾奏，與士遜俱罷，以同平章事、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。翌日，改陳州。景祐初，懷政家人訟冤，遂罷同平章事，知壽州，徙亳州，復知陳州。

契丹將渝盟，朝廷擇將備邊，崇勳請行，復拜同平章事、判定州。既而老不任事，徙成德軍，又徙鄭州。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，以左衛上將軍致仕，改太子太保，卒。贈太尉，謚恭密，尋改謚恭毅。

崇勳性貪鄙，久任軍職。當真宗時，每對，輒肆言中外事，喜中傷人，人以是畏之。在藩鎮日，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，塗以丹白，舟載鬻於京師。

夏守恩

夏守恩，字君殊，幷州榆次人。父遇，為武騎軍校，與契丹戰，歿。時守恩才六歲。補下班殿侍，給事襄王宮，累遷西頭供奉官。

真宗即位，四遷至北作坊使、普州刺史。帝幸澶淵，守恩從行，數見任使。遷博州刺史，歷龍神衛、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，泰州防禦使。帝不豫，中宮預政，以守恩領親兵，倚用之。擢殿前都虞候，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。

天聖初，加步軍副都指揮使、威塞軍節度使，為永定陵總管。雷允恭、邢中和徙皇堂，穿地得水泉，土石相半，人疫，功不就。守恩以聞，允恭等伏誅。徙節河陽三城，歸本鎮，知澶、相、曹三州，幷代路馬步軍都總管，歷天雄、泰寧、武寧節度使，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。

守恩所至，恃寵驕恣不法。其子元吉通賂遺，市物多不予直。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，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，法當死，帝命貸之，除名連州編管，卒貶所。

弟 守贇

守贇，字子美。初，守恩給事襄王邸，王問其兄弟，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，日侍王邸，不得時撫養，心輒念之。王為動容，即日召入宮，而憐其幼，聽就外舍。後二年，復召入，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。

稍長，習通文字。王為太子，守贇典工作事。及即位，授右侍禁。李繼遷叛，命使綏、夏伺邊釁，遷西頭供奉官、寄班祗候。帝幸大名，為駕前走馬承受。康保裔與賊戰，沒，部曲畏誅，聲言保裔降賊，密詔守贇往察之。守贇變服入營中，廉問得狀，還奏稱旨。詔恤保裔家，以守贇為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。

帝幸澶淵及祀汾陰，皆為駕前巡檢，累遷東綾錦副使。從幸亳州，命修行宮。轉崇儀使、提舉倉草場。帝甚親信之，遣中使問守贇曰：「欲管軍乎？為橫行使乎？」守贇曰：「臣得日近冕旒足矣。」尋遷西上閤門使、提舉諸司庫務，以右千牛衛大將軍、昭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，兼領三班院。

每契丹使至，與楊崇勳迭為館伴副使，凡十餘年。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，改馬軍、幷代州都總管。累遷步軍、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，建武、鎮東、保大軍節度使。俄以修大內勞，除殿前都指揮使，徙定國軍節度使。

守恩坐贓廢，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，之本鎮。逾年，徙定州路都總管，召知樞密院事。既入見，帝問西事，守贇言：「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，賊兵盛至，固守不暇，安能出門邪？宜併其兵以據衝要，伺便邀擊，功或可成。」帝然之。

劉平、石元孫敗，人有以降賊誣告者。守贇頗辨其枉，引康保裔事為質，自請將兵擊賊。

換宣徽南院使、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、安撫、緣邊招討使，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、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。然守贇性庸怯，寡方略，不為士卒所服。

尋詔駐軍河中，居數月，徙屯鄜州。其子隨為陝西緣邊招討副使。時晏殊、宋綬知樞密院，又召守贇同知院事。隨卒，守贇請罷，以宣徽南院使、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，以疾徙相州。疾稍平，復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，未至，徙高陽關，就判瀛州。卒，贈太尉，謚忠僖。

子 隨

隨，字君正，頗好儒術，多從士大夫遊。以父蔭為茶酒班殿侍，遷右班殿直。仁宗在東宮，為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。及即位，除內殿承制、閤門祗候，累遷西上閤門使，出為天雄軍兵馬鈐轄。以母疾召還，領三班院，再遷四方館使、營州刺史。出知衛州，真拜韶州團練使。徙邠州，遷泰州防禦使。

元昊反，為鄜延路副都總管。隨本名元亨，與元昊有嫌，因奏改焉。尋徙環慶路，未幾，復還鄜延。元昊為書及錦袍、銀帶投境上，以遺金明李士彬，且約與同叛。候人得之，諸將皆疑士彬，獨隨曰：「此行間爾。士彬與羌世仇，若有私約，通贈遺，豈使眾知邪？」乃召士彬與飲，厚撫之。士彬感泣，後數日，果擊賊，斬首獲羊馬自效。

及守贇知樞密院事，除耀州觀察使、知亳州。劉平、石元孫敗，以隨知河中府。守贇經略安撫陝西，留領會靈觀事。守贇還，復為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。帝曰：「朝廷方以邊事委卿，卿毋以父在機密為嫌。」時隨已病，次陝州，卒。贈昭信軍節度使，謚莊恪。隨在邊陲無多戰功，然慎重少過。

論曰：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，以口舌啖契丹，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，勳業固偉矣。嶺南之戰，亦豈可少哉！恃功怙寵，禍萌而弗悟，可悲也已！耆、崇勳二夏奮鬬茸，位將相，皆驕侈貪吝，恃私恩，違清議，君子所不取也。

狄青

狄青，字漢臣，汾州西河人。善騎射。初隸騎御馬直，選為散直。寶元初，趙元昊反，詔擇衛士從邊，以青為三班差使、殿侍、延州指使。時偏將屢為賊敗，士卒多畏怯，青

行常為先鋒。凡四年，前後大小二十五戰，中流矢者八。破金湯城，略宥州，屠隆密、歲香、毛奴、尚羅、慶七、家口等族，燔積聚數萬，收其帳二千三百，生口五千七百。又城橋子穀，築招安、豐林、新砦、大郎等堡，皆扼賊要害。嘗戰安遠，被創甚，聞寇至，即挺起馳赴，眾爭前為用。臨敵被發、帶銅面具，出入賊中，皆披靡莫敢當。

尹洙為經略判官，青以指使見，洙與談兵，善之，薦於經略使韓琦、范仲淹曰：「此良將材也。」二人一見奇之，待遇甚厚。仲淹以《左氏春秋》授之曰：「將不知古今，匹夫勇爾。」青折節讀書，悉通秦、漢以來將帥兵法，由是益知名。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，擢秦州刺史、涇原路副都總管、經略招討副使，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、惠州團練使。

仁宗以青數有戰功，欲召見問以方略，會賊寇渭州，命圖形以進。元昊稱臣，徙真定路副都總管，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、眉州防禦使，遷步軍副都指揮使、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。

青奮行伍，十餘年而貴，是時面涅猶存。帝嘗敕青傅藥除字，青指其面曰：「陛下以功擢臣，不問門地，臣所以有今日，由此涅爾，臣願留以勸軍中，不敢奉詔。」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，擢樞密副使。

皇祐中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，陷邕州，又破沿江九州，圍廣州，嶺外騷動。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，師久無功。又命孫沔、余靖為安撫使討賊，仁宗猶以為憂。青上表請行，翌日入對，自言：「臣起行伍，非戰伐無以報國。願得蕃落騎數百，益以禁兵，羈賊首致闕下。」帝壯其言，遂除宣徽南院使、宣撫荊湖南北路、經制廣南盜賊事，置酒垂拱殿以遣之。時智高還據邕州，青合孫沔、余靖兵次賓州。

先是，蔣偕、張忠皆輕敵敗死，軍聲大沮。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鬥，聽吾所為。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，輒以步卒八千犯賊，潰於崑崙關，殿直袁用等皆遁。青曰：「令之不齊，兵所以敗。」晨會諸將堂上，揖曙起，並召用等三十人，按以敗亡狀，驅出軍門斬之。沔、靖相顧愕眙，諸將股慄。

已而頓甲，令軍中休十日。覘者還，以為軍未即進。青明日乃整軍騎，一晝夜絕昆侖關，出歸仁鋪為陣。賊既失險，悉出逆戰。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，賊氣銳甚，沔等懼失色。青執白旗麾騎兵，縱左右翼，出賊不意，大敗之，追奔五十里，斬首數千級，其黨黃師

宓、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，生擒賊五百餘人，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。遲明，青按兵入城，獲金帛鉅萬、雜畜數千，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，慰遣之。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，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。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，眾謂智高已死，欲以上聞。青曰：「安知非詐邪？寧失智高，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。」初，青之至邕也，會瘴霧昏塞，或謂賊毒水上流，士飲者多死，青殊憂之。一夕，有泉湧砦下，汲之甘，眾遂以濟。

復為樞密副使，遷護國軍節度使、河中尹。還至京師，帝嘉其功，拜樞密使，賜第敦教坊，優進諸子官秩。初，青既行，帝每憂之曰：「青有威名，賊當畏其來。左右使令，非青親信者不可；雖飲食臥起，皆宜防竊發。」乃馳使戒之。及聞青已破賊，顧宰相曰：「速議賞，緩則不足以勸矣。」

始，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，余靖言其可信，具萬人糧於邕、欽待之。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為兵費，許賊平厚賞之。青既至，檄余靖無通使假兵，即上奏曰：「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、騎一千赴援，非其情實。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，非我利也。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，力不能討，乃假兵蠻夷，蠻夷貪得忘義，因而啟亂，何以禦之？請罷交阯助兵。」從之。賊平，人服其有遠略。

青在樞密四年，每出，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。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，且數有光怪，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，不報。嘉祐中，京師大水，青避水徙家相國寺，行止殿上，人情頗疑，乃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出判陳州。明年二月，疽發髭，卒。帝發哀，贈中書令，謚武襄。

青為人慎密寡言，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。行師先正部伍，明賞罰，與士同饑寒勞苦，雖敵猝犯之，無一士敢後先者，故其出常有功。尤喜推功與將佐。始，與孫沔破賊，謀一出青，賊既平，經制餘事，悉以諉沔，退若不用意者。沔始歎其勇，既而服其為人，自以為不如也。尹洙以貶死，青悉力賙其家事。子諮、詠，並為閤門使。詠數有戰功。

熙寧元年，神宗考次近世將帥，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，深沈有智略，能以畏慎保全終始，慨然思之，命取青畫像入禁中，御製祭文，遣使齎中牢祠其家。

〈附〉 張玉 孫節

張玉，字寶臣，保定人。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，築青澗、招安砦。遇夏兵三萬，有馳鐵騎挑戰者，玉單持鐵簡出鬥，取其首及馬，軍中因號曰張鐵簡。以狀聞。仁宗曰：「真勇將也。」以為本路同巡檢。從征儂智高，抵歸仁驛，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，軍小卻，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，賊大潰。帝召見，使作銳陳於殿廷下，觀破賊之勢。擢為廣西鈐轄，徙大名，進龍、神四廂都指揮使，為副都總管。

諒祚攻大順城，玉以兵三千夜擊之，驚潰而去。累遷昭州防禦使，徙涇原。熙寧中，慶州卒叛，玉襲逐於石門，卒窮蹙請降，玉斬二百人，坐奪職，降為陵州團練使，居數月，復之。

王韶開熙河，玉遷宣州觀察使，為副都總管。河北置三十七將，以玉為第一將。入為馬步軍都虞候，卒，贈建雄留後。

孫節，開封人。少隸軍籍，以才勇補右侍禁。與狄青同在延州，數攻破敵砦有功，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。及青討智高，辟隸麾下。至歸仁鋪，節為前鋒，直前搏戰，賊銳甚，節鏖山下，俄中槍而沒。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，封其妻為仁壽郡君，官其子二人、從子三人，給諸司副使俸，終其喪。

郭逵

参见：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

郭逵，字仲通，其先自邢徙洛。康定中，兄遵死於敵，錄逵為三班奉職，隸陝西范仲淹麾下。仲淹勉以問學。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，將論死，逵請而免之，活壯士十三人。方議取靈武，逵曰：「地遠而食不繼，城大而兵不多，未見其利。」未幾，涇原任福以全軍沒，人服其先見。

陳執中安撫京東，奏為駐泊將。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，共推葛懷敏。逵曰：「懷敏易與爾，他日必敗朝廷事。」執中始怒，居數日，問曰：「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？」曰：「喜功徼幸，徒勇無謀，可禽也。」執中歎曰：「君真知兵，懷敏既覆師矣。」為真定兵馬監押。

保州卒叛，田況遣逵往招之。逵與亂者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，馳至城下，示以舊所佩紫

囊。臻識之，即與其黨韋貴、史克順皆再拜，邀逵登城。既見，申諭禍福，眾或疑不即下，曰：「“若降，恐不免。」逵請以身為質，於是開城降。論功加閤門祗候、環慶兵馬都監。遭母憂，不得解官，凡三請乃許。慶帥杜杞賺以錢四十萬，謝弗受。卒喪，為涇原都監。拔古渭城，轉通事舍人，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。副吳奎使契丹，值其主受尊號，入觀禮。使還，黜為汾州都監。

龐籍鎮河東，俾權忻州。契丹來求天池廟地，籍不能決，以諉逵。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，證為王土，檄報之，契丹愧伏。

湖北溪蠻彭仕羲叛，加帶禦器械，為路鈐轄兼知澧州。得蠻親信為鄉導，盡平諸隘，遂破其所居桃花州，仕羲棄城走，眾悉降。遷禮賓使，徙南路鈐轄、知邵州。武岡蠻反，逵討平之。累遷容州觀察使。仁宗山陵，以逵掌宿衛。遷殿前都虞候，出為涇原路副都部署。

治平二年，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，旋出領陝西宣撫使，判渭州。逵雖立軍功，而驟躋政地，議者不厭，諫官、御史交論之，不聽。神宗即位，遷靜難軍留後，召還。言者復力爭，乃改宣徽南院使、判鄆州。至鄆七日，徙鎮鄜延。

种諤受嵬名山降，取綏州，夏人遂殺楊定。朝論以邊釁方起，欲棄綏。逵曰：「虜既殺王官，而又棄綏不守，見弱已甚。且名山舉族來歸，當何以處？」既而夏人欲以塞門、安遠二砦來易，朝廷許之。逵曰：「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。非先交二砦，不可與。」遣其屬趙卨、薛昌朝與夏使議，唯言砦基，卨曰：「二砦之北，舊有三十六堡，且以長城嶺為界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。」虜使驚不能對，乃寢其請。初，詔焚棄綏州，逵匿而不下。至是，帝問大臣，皆莫知，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，帝手詔褒答。

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，逵曰：「詢，庸人也，於事何所輕重！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，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。」逵詗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，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，逵曰：「是且梟死囚以紿我。」報曰：「必執李崇貴、韓道喜來。」夏人言：「殺之矣。」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，情得，乃執獻之。加檢校太尉、雄武軍留後。

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，與逵議出兵。逵曰：「諤，狂生爾，朝廷徒以家世用之，必誤大事。」絳怒，以為沮撓，奏召逵還。明年，慶州亂，出判永興，徙秦州。王韶開熙河，逵案其不法。朝廷遣蔡確鞫之，謂逵誣罔，落宣徽使、知潞州。徙太原，復宣徽使。

交阯李乾德陷邕管，召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荊湖、廣南宣撫使，請鄜延、河東舊吏士自隨。將行，宴於便殿，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。次長沙，先遣將復邕、廉；至廣西，討拔廣源州，降守將劉應紀；又拔決裏隘，乘勝取桄榔、門州，大戰富良江，斬偽王子洪真。乾德窮蹙，奉表歸命。時兵夫三十萬人，冒暑涉瘴地，死者過半。至是，與賊隔一水不得進，乃班師。坐貶左衛將軍，西京安置，屏處十年。哲宗立，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。起知潞州，進廣州觀察使、知河中。辭歸洛，改左武衛上將軍、提舉崇福宮，卒。輟視朝一日，贈雄武軍節度使。

逵忼慨喜兵學，神宗嘗訪八陣遺法，對曰：「兵無常形，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。」因為帝論其詳。在延安，使以教兵，久不就。逵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，使人教一隊，頃刻而成。尤善用偏裨，每至所部，令人自言所能，暇日閱按之，故臨陣皆盡其技。

李復圭治慶州之敗，既斬李信、劉甫，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。玉見逵託以後事，且泣言不得終養母。逵哀之，不遣，申救甚力，得免。已而玉大捷於新砦，神宗謂逵曰：「白玉能以功補過，卿之力也。」每戰，先招懷，後戰鬥，愛惜士卒，不妄加誅戮。其殺賊婦女老弱者，皆不賞。雖坐征南無功久廢，猶隱然為一時宿將云。

論曰：宋至仁宗時，承平百年，武夫鷙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，起健卒至政府，隱然為時名將，惟青與逵兩人爾。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，無大勝，亦無大敗，最後崑崙一舉，頗著奇雋。考其識量，亦過人遠矣。逵料葛懷敏之敗，如燭照龜卜，一時最為知兵。雖南征無功，用違其長，又何尤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